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顏氏

家

訓

集

解

下

新編諸子集成

顏氏家訓集解

下

王利器 撰

中華書局

卷第五

省事 止足 誠兵 養生 歸心

省事第十二

銘金人云：「無多言，多言多敗；無多事，多事多患^{〔二〕}。」至哉斯戒也！能走者奪其翼，善飛者減其指^{〔三〕}，有角者無上齒，豐後者無前足，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^{〔四〕}。古人云：「多爲少善，不如執一^{〔五〕}；鼫鼠五能，不成伎術^{〔六〕}。」近世有兩人^{〔七〕}，朗悟士也，性多營綜^{〔八〕}，略無成名，經不足以待問，史不足以討論，文章無可傳於集錄^{〔九〕}，書迹^{〔一〇〕}未堪以留愛翫，卜筮射六得三，醫藥治十差五^{〔一一〕}，音樂在數十人下，弓矢在千百人中，天文、畫繪^{〔一二〕}、摹博^{〔一三〕}、鮮卑語、胡書^{〔一四〕}、煎胡桃油^{〔一五〕}，鍊錫爲銀^{〔一六〕}，如此之類，略得梗槩^{〔一七〕}，皆不通熟。惜乎，以彼神明^{〔一八〕}，若省其異端^{〔一九〕}，當精妙也。

〔二〕郝懿行曰：「省，讀所景切。省事，言不費事也。」

〔二〕說苑敬慎篇：「孔子之周，觀於太廟，右陛之前，有金人焉，三緘其口，而銘其背曰：『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！戒之哉！無多言，多言多敗；無多事，多事多患。』」案：御覽三九〇引孫卿子，亦載此銘，今荀子無文。御覽注云：「皇覽云：『出太公金匱。』家語、說苑又載。」趙曠明注此，劣及引家語觀周篇，失其本柢矣。此銘即黃帝六銘之一也。

〔三〕郝懿行曰：「『指』當爲『趾』字之譌。」

〔四〕盧文弨曰：「大戴禮易本命篇：『四足者無羽翼，戴角者無上齒，無角者膏而無前齒，有角者脂而無後齒。』漢書董仲舒傳：『夫天亦有所分予，予之齒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兩其足。』傳讀曰附。」

〔五〕執，宋本作「熟」。案：呂氏春秋有執一篇，云：「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。」宋本作「熟」，不可從。

〔六〕鼫，原作「鼯」，趙曠明曰：「『鼯』當作『鼫』，爾雅釋獸：『鼫鼠。』注：『形大如鼠，頸似兔，尾有毛，青黃色，好在田中食粟豆，關西呼爲鼫鼠。』說文：『鼫，五伎鼠也，能飛不能過屋，能緣不能窮木，能游不能度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。』」盧文弨曰：「爾雅釋文：『鼫，或云即𧈧也。鷙，郭音雀，將略反。』詩碩鼠正義引作『駉』，音瞿。」郝懿行曰：「困學紀聞卷五云：『隋、唐志有蔡邕勸學篇一卷，易正義引之，云：「鼫鼠五能，不能成伎。」』器案：易晉卦正義引蔡邕勸學篇：「鼫鼠五能，不能成伎。」王注曰：「能飛不能過屋，能緣不

能窮木，能游不能度谷，能穴不能掩身，能走不能先人。」荀子勸學篇：「梧鼠五伎而窮。」楊倞注：「『梧鼠』當爲『鼫鼠』，蓋本誤爲『鼯』字，傳寫又誤爲『梧』耳。」大戴禮勸學篇：「鼫鼠五伎而窮。」蔡邕鼫鼠五能之說，即本之荀子、大戴禮，作「鼫」爲是，今據改正。至謂螻蛄爲鼫鼠，乃崔豹古今注之言，段氏說文注已斥其非矣。

〔七〕少儀外傳上引「兩」作「二」。郝懿行、李詳俱引杭世駿諸史然疑，指爲祖珽、徐之才二人。繆荃蓀雲自在龜隨筆一說同。南史張稷傳：「性疎率，朗悟有才略，起家著作佐郎。」

〔八〕盧文弨曰：「營綜，謂多所經營綜理也。說文：『綜，機理也。子宋切。』」器案：晉書王羲之傳：「羲之與殷浩書：『知安西敗喪，公私惋怛，不能須臾去懷，以區區江左，所營綜如此，天下寒心，固已久矣。』」

〔九〕後漢書律曆志：「是以集錄爲上下篇。」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：「是用綴緝遺文，永貽世範，爲如干秩，如干卷，所撰古今集記、今書七志爲一家言，不列于集，集錄如左。」

〔一〇〕雜藝篇：「真草書迹。」又：「書迹鄙陋。」書迹，猶言書體墨迹也。

〔一一〕少儀外傳上引「差」作「瘥」。案：周禮天官醫師：「歲終，則稽其醫事，以制其食，十全爲上，……十失四爲下。」注：「全猶愈也，以失四爲下者，五則半矣，或不治自愈。」

〔一二〕器案：此文畫繪，蓋亦指北朝時尚之胡畫，北史平鑒傳：「夜則胡畫以供衣食。」又下引祖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者是也。

〔二三〕盧文弨曰：「棊，圍棊。博，六博。」

〔四〕「胡書」二字，各本無，今據宋本補。鮮卑語謂語言，胡書謂文字。庾信哀江南賦：「河南有胡書之碣。」法書要錄卷二引庾元威論書言百體有胡書。廣弘明集二〇引蕭繹簡文帝法寶聯璧序：「大秦之籍，非符八體；康居之篆，有異六爻。」則當時外文之傳入中國者多矣，然庾、顏之所謂胡書，則指鮮卑文字也。

〔五〕盧文弨曰：「北齊書祖珽傳：『陳元康薦珽才學，並解鮮卑語。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。』蓋此數者，皆當時所尚也。」

〔六〕盧文弨曰：「神仙傳載尹軌能鍊鉛爲銀，後世亦有得其術者，然久未有不變者也。」

〔七〕盧文弨曰：「梗槧，大略也。薛綜注張衡東京賦：『梗槧，不纖密。』」

〔八〕黃帝內經：「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」

〔九〕論語爲政篇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

上書陳事，起自戰國^{〔一〕}，逮於兩漢，風流彌廣^{〔二〕}。原其體度：攻人主之長短，諫諍之徒也；訐羣臣之得失，訟訴之類也；陳國家之利害，對策之伍也；帶私情之與奪，遊說^{〔三〕}之儔也。總此四塗，賈誠^{〔四〕}以求位，鬻言以干祿^{〔五〕}。或無絲毫^{〔六〕}之益，而有不省^{〔七〕}之困，幸而感悟人主，爲時所納，初獲不貲^{〔八〕}之賞，終陷不測之誅，則嚴助、

朱買臣、吾丘壽王、主父偃之類甚衆^(九)。良史所書，蓋取其狂狷一介^(一〇)，論政得失耳，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。今世所覩，懷瑾瑜而握蘭桂者^(一一)，悉恥爲之。守門詣闕，獻書言計，率多空薄^(一二)，高自矜夸^(一三)，無經略之大體^(一四)，咸粃糠^(一五)之微事，十條之中，一不足採，縱合時務^(一六)，已漏先覺^(一七)，非謂不知，但患知而不行耳。或被發姦私，面相酬證，事途迴穴^(一八)，翻懼懲尤^(一九)；人主外護聲教^(二〇)，脫加含養^(二一)，此乃僥倖之徒，不足與比肩也^(二二)。

〔二〕趙曠明曰：「案：若蘇秦、蘇厲、范雎、韓非、黃歇之輩皆是。」

〔三〕文心雕龍章表篇：「降及七國，未變古式，言事於主，皆稱上書。秦初定制，改書曰奏。漢定禮儀，則有四品：一曰章，二曰奏，三曰表，四曰議。章以謝恩，奏以按劾，表以陳請，議以執異。」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：「今之歌謡慷慨，風流猶存耳。」

〔三〕史記蘇秦傳：「蘇秦兄弟三人，皆遊說諸侯以顯名。」盧文弨曰：「說，舒芮切。」器案：漢紀孝武紀荀悅曰：「世有三遊，德之賊也：一曰遊俠，二曰遊說，三曰遊行。……飾辨辭，設詐謀，馳逐於天下，以要時勢者，謂之遊說。……此三遊者，亂之所由生也，傷道害德，敗法惑世，夫先王之所慎也。」

〔四〕賈誠，即賈忠，避隋文帝父楊忠諱改。賈，讀左傳「賈餘勇」之賈。

〔五〕論語爲政篇：「子張學干祿。」集解：「干，求也。祿，祿位也。」

〔六〕絲毫，宋本、朱本作「私毫」，未可從。

〔七〕盧文弨曰：「不省，不見省也。」

〔八〕盧文弨曰：「不貲，亦作『不訾』。顏師古注漢書蓋寬饒傳：『不貲者，言無貲量可以比之，貴重之極也。』」器案：通鑑五〇胡注云：「貲之爲言量也，不貲，謂無量可比也。」

〔九〕趙曦明曰：「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：『嚴助，會稽吳人。郡舉賢良，對策百餘人，武帝善助對，擢爲中大夫。後得朱買臣、吾丘壽王、司馬相如、主父偃、徐樂、嚴安、東方朔、枚皋、膠倉、終軍、嚴葱奇等，並在左右，及淮南王反，事與助相連，棄市。朱買臣，字翁子，吳人。詣闕上書，會邑子嚴助貴幸，薦買臣，拜爲中大夫，與助俱侍中。後告張湯陰事，湯自殺，上亦誅買臣。吾丘壽王，字子贛，趙人。爲侍中中郎，坐法免，上書願擊匈奴，拜東郡都尉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。後坐事誅。主父偃，齊國臨淄人。上書闕下，朝奏，暮召入見。所言九事，其八事爲律令，一事諫伐匈奴。是時，徐樂、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。上召見三人，謂曰：『公皆安在？何相見之晚！』皆拜爲郎中。偃數上疏言事，歲中四遷。大臣皆畏其口，賂遺累千金。爲齊相，刺齊王陰事，王自殺。上大怒，徵下吏治。公孫弘以爲齊王自殺，無後，非誅偃無以謝天下，遂族偃。」盧文弨曰：「吾丘音虞丘，主父音主甫。」

〔一〇〕論語子路篇：「子曰：『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』」包

注：「狂者進取於善道，狷者守節無爲。」尚書秦誓：「如有一介臣。」釋文：「一介，耿介一心端慤者。」案：別解「一介」作「耿介」，蓋本此。

〔二〕盧文弨曰：「瑾瑜，美玉；蘭桂，皆有異香。以喻懷才抱德之士，恥爲若人之所爲也。」器案：楚辭九章懷沙：「懷瑾握瑜兮，窮不知所示。」補注：「在衣爲懷，在手爲握。瑾瑜，美玉也。」拾遺記六後漢錄曰：「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，蘭桂可折而不可掩其貞芳。」

〔三〕空薄，謂空疏淺薄。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注引魏略：「孫權乃遣浩周爲牋魏王……又曰：『權本性空薄，文武不昭。』……又權與周書：『孤以空闇，分信不昭。』」空闇亦與空薄義近，闇昧則又進於空薄矣。

〔三〕漢書地理志下：「矜夸功名。」黃叔琳曰：「做秀才當如守貞之女，上書陳事，何異倚市門乎？」

〔四〕文選三國名臣贊序：「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。」呂向注曰：「經略，經營也。」

〔五〕粃糠，羅本、傅本、顏本、程本、胡本、何本、朱本、別解作「糠粃」。盧文弨曰：「莊子逍遙遊釋文：『粃糠又作粃糠，猶煩碎。』」

〔六〕漢書昭帝紀贊：「光知時務之要，輕繇薄賦，與民休息。」時務，謂當時之事務也。文選班孟堅答賓戲：「李斯奮時務。」注：「項岱曰：『時務，謂六國更相攻伐，爭爲雄伯之務。』」又袁彥伯三國名臣贊序：「仰弘時務。」舊唐書卷二十三職官志二：「凡擇流外，取工書計，兼頗

曉時務。」

〔七〕孟子萬章上：「使先覺覺後覺。」趙岐注：「覺，悟也。」

〔八〕穴，原作「亢」，今據郝、李說校改。盧文弨曰：「迂迴叢亢，言所值之不能一途。亢，而隴切。」郝懿行曰：「案韓詩云：『謀猷迴穴。』文選班固幽通賦用之，曹大家注云：『迴，邪也；穴，僻也。禍福相反。』」李詳曰：「案：『亢』當作『穴』，文選幽通賦：『叛迴穴其若茲。』曹大家注：『迴，邪也；穴，僻也。』韓詩：『謀猷迴穴。』』『穴』亦作『汎』，潘岳西征賦：『事迴汎而好還。』善注：『韓詩曰：『謀猶迴汎。』』『穴』、『汎』義通，善得各據所引而用之。二字猶言反覆，盧讀爲而隴切，非是。」器案：郝、李校是。韓詩之「謀猷迴穴」，毛詩小雅小旻作「謀猶回濁」，穴、濁音近通用，盧以「穴」爲「亢」，非是。文選宋玉風賦：「迴穴錯迕。」李善注：「凡事不能定者迴穴，此即風不定貌。」漢書叙傳：「畔回穴其若茲兮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畔，亂貌也。回穴，轉旋之意也。」

〔九〕翻，抱經堂校定作「飈」，宋本及諸明本都作「翻」，今從之。盧文弨曰：「『飈』與『翻』同。憊，俗愆字。」朱本注曰：「憊、愆同。」郝懿行曰：「憊，廣韻云：『俗愆字。』漢武帝立齊王策文云：『厥有憊不臧。』注：『憊與愆同。』」

〔一〇〕尚書禹貢：「聲教訖於四海。」正義曰：「聲教，聲威文教。」

〔一一〕盧文弨曰：「脫者，或然之辭。」

(三)盧文弨曰：「言不足與之併肩事主也。」

諫諍之徒，以正人君之失爾，必在得言之地，當盡匡贊之規，不容苟免偷安，垂頭塞耳；至於就養有方^(一)，思不出位^(二)，干非其任，斯則罪人。故表記云：「事君，遠而諫，則諂也；近而不諫，則尸利也^(三)。」論語曰：「未信而諫，人以爲謗己也^(四)。」

(一)趙曠明曰：「禮記檀弓上：『事君有犯而無隱，左右就養有方。』案：鄭玄注曰：『不可侵官。』」

(二)易經艮象：「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」論語憲問篇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集注：「孔曰：『不越其職。』」

(三)趙曠明曰：「表記，禮記篇名。」器案：禮記鄭玄注云：「戶謂不知人事，無辭讓也。」陳澔集說：「呂氏曰：『陵節犯分，以求自達，故曰諂；懷祿固寵，主於爲利，故曰尸利也。』」

(四)論語子張篇：「君子……信而後諫，未信，則以爲謗己也。」

君子當守道崇德，蓄價待時^(一)，爵祿不登，信由天命。須求趨競^(二)，不顧羞慚，比較材能，斟量功伐^(三)，厲色揚聲，東怨西怒；或有劫持宰相瑕疵，而獲酬謝^(四)，或

有誼晤時人視聽，求見發遣^(五)。以此得官，謂爲才力，何異盜食致飽、竊衣取溫哉^(六)！世見躁競^(七)得官者，便謂「弗索何獲」^(八)；不知時運之來，不求亦至也^(九)。見靜退^(一〇)未遇者，便謂「弗爲胡成」^(一一)；不知風雲不與^(一二)，徒求無益也。凡不求而自得、求而不得者^(一三)，焉可勝算乎^(一四)！

^(二)蓄價，蓄養聲價。後漢書姜肱傳：「徵爲太常，告其友曰：『吾以虛獲實，遂藉聲價。』」風俗通義愆禮篇：「居緜氏城中，亦教授，坐養聲價。」

^(三)須求，少儀外傳下作「干求」。晉書庾峻傳：「風俗趨競，禮讓陵遲。」南史王峻傳：「峻性詳雅，無趨競心。」

^(四)盧文弨曰：「量，音良。伐亦功也。莊二十八年左氏傳：『且旌君伐。』」

^(五)而，少儀外傳作「覬」。

^(六)盧文弨曰：「猶今選人之在吏部者，先求分發。」案白居易自問：「老傭難發遣。」

^(七)戒子通錄二引分段。

^(八)三國志魏書杜襲傳：「粲性躁進。」文選嵇康養生論：「今以躁競之心，涉希進之塗。」北史王遵業傳：「議者惜其人才，而譏其躁競。」躁進、躁競，音義俱同，謂浮躁而急進也。

^(九)宋本及各本「謂」作「爲」，戒子通錄、事文類聚前三九、羣書類編故事十四引亦作「爲」，抱經堂校定本作「謂」，少儀外傳亦作「謂」，今從之。趙曠明曰：「『謂』舊作『爲』，下同，古亦通。」

用。」又曰：「左氏昭二十七年傳：『吳公子光曰：「上國有言曰：不索何獲？」』
〔九〕求，宋本、羅本、傅本、程本、胡本、何本、鮑本作「然」，事文類聚、羣書類編故事同，趙引屠本、
顏本、朱本及戒子通錄作「索」，抱經堂本作「求」，今從之。又少儀外傳、戒子通錄「也」作
「矣」。

〔一〇〕晉書潘尼傳：「性靜退不競。」

〔一一〕趙曠明曰：「書太甲下：『弗慮胡獲，弗爲胡成。』」

〔一二〕與，少儀外傳、羣書類編故事作「興」。趙曠明曰：「易乾文言傳：『雲從龍，風從虎。』後漢書

劉聖公傳贊：「聖公靡聞，假我風雲。」又二十八將傳：「咸能感會風雲，奮其智勇。」

〔一三〕凡不求而自得，求而不得者，此二句，少儀外傳作「凡不求而得者」六字。

〔一四〕盧文弨曰：「焉，於虔切。勝音升。」

齊之季世^{〔一〕}，多以財貨託附外家，誼動女謁^{〔二〕}。拜守宰者，印組^{〔三〕}光華，車騎輝
赫，榮兼九族，取貴一時^{〔四〕}。而爲執政所患，隨而伺察，既以利得，必以利殆^{〔五〕}，微染
風塵^{〔六〕}，便乖肅正，坑穿^{〔七〕}殊深，瘡痏^{〔八〕}未復，縱得免死，莫不破家，然後噬臍^{〔九〕}，亦
復何及。吾自南及北，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^{〔一〇〕}，不能通達，亦無尤焉。

〔一〕左傳昭公三年：「晏子曰：「此季世也。」」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：「季謂末年。」

〔二〕女謁，或言婦謁。羣書治要三一載文韜：「後宮不荒，女謁不聽。」荀子大略篇：「湯旱而禱曰：『婦謁盛與？』」楊倞注：「婦謁盛，謂婦言是用也。」詩經雲漢正義引春秋說題辭：「湯遭大旱，以六事謝過……女謁行與？」韓非子詭使篇：「近習女謁並行。」漢書李尋傳：「對詔問災異……其于東方作，日初出時，陰雲邪氣起者，法爲牽于女謁，有所畏難。」後漢書楊賜傳：「賜上封事曰：『女謁行則讒夫昌。』」趙壹刺世疾邪賦：「女謁掩其視聽兮，近習秉其威權。」後漢書皇后紀序：「閨房肅雍，險謁不行。」注：「謁，請也。言能輔佐君子，和順恭敬，不行私謁。」詩序曰：「雖則王姬，猶執婦道，以成肅雍之德。」又曰：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。」趙曠明曰：「北齊書恩倖傳：『穆提婆，本姓駱，漢陽人。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，大爲胡后所昵愛。令萱姦巧多機辯，取媚百端，宮庭之中，獨擅威福。天統初，奏引提婆入侍後主，官至錄尚書事，封城陽王。令萱又媚穆昭儀，養之爲母，提婆遂改姓穆氏。及穆后立，令萱號曰太姬。武平之後，令萱母子勢傾中外，生殺予奪，不可盡言。』」器案：北齊書文宣紀：「天保七年詔：『或外家公主，女謁內成。』」又馮子琮傳：「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，子琮因請假赴鄴，遂授吏部尚書。其妻恃親放縱，請謁公行，賄貨填積，守宰除授，先定錢帛多少，然後奏聞，其所通致，事無不允。子琮亦不禁制。」觀此，則知之推之言非誣矣。陳直曰：「按：之推觀我生賦云：『予武成之燕翼，遵春坊而原始，唯驕奢之是修，亦佞臣之云使。』自注云：『後主之在宮，乃使駱提母陸氏爲之，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，後皆預政亂

國焉。」陸氏爲陸令萱也。」

〔三〕盧文弨曰：「古者居官，人各一印，後世凡同曹司者，共一印。組即綬也，所以繫佩者。漢書嚴助傳：『方寸之印，丈二之組。』」

〔四〕盧文弨曰：「北齊書後主紀：『任陸令萱、和士開、高阿那肱、穆提婆、韓長鸞等宰制天下，陳德信、鄧長顥、何洪珍參預機權。各引親黨，超居非次，官由財進，獄以賄成。帑藏空竭，乃賜諸佞幸賣官，或得郡兩三，或得縣六七，各分州郡，下逮鄉官亦多中降者。』」

〔五〕殆，原作「治」，少儀外傳引作「殆」，義較勝，今從之。

〔六〕盧文弨曰：「風塵易以污人，言不能清潔也。」器案：世說新語賞譽篇：「王戎云：『太尉神姿高徹，如瑤林瓊樹，自然是風塵外物。』」又輕詆篇：「庾公權重，足傾王公，庾在石頭，王在冶城坐，大風揚塵，王以扇拂塵曰：『元規塵汙人。』」風塵義與此同。文選劉孝標辨命論：「必亭亭高竦，不雜風塵。」李善注：「郭璞遊仙詩曰：『高蹈風塵外。』」則風塵爲六朝人習用語。

〔七〕後漢書袁紹傳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：「坑穿塞路。」南史齊東昏侯紀：「陵冒雨雪，不避阤穿。」

〔八〕文選張平子西京賦：「所惡成瘡痏。」薛綜注：「瘡痏，謂瘢痕也。」李善注：「蒼頡曰：『痏，皺傷也。』」

〔九〕盧文弨曰：「左氏莊六年傳：『楚文王過鄧，鄧三甥請殺之，曰：若不早圖，後君噬臍。』」郝懿行曰：「案：噬臍二字本莊六年左傳文，杜征南注云：『若噉腹臍，喻不可及。』顏君此語，與左氏少異。」

〔一〇〕顏本、朱本「身」作「勢」。

王子晉云：「佐饔得嘗，佐鬪得傷〔一〕。」此言爲善則預〔二〕，爲惡則去，不欲〔三〕黨人非義之事也。凡損於物，皆無與焉。然而窮鳥入懷，仁人所憫〔四〕，況死士歸我，當棄之乎？伍員之託漁舟〔五〕，季布之人廣柳〔六〕，孔融之藏張儉〔七〕，孫嵩之匿趙岐〔八〕，前代之所貴，而吾之所行也，以此得罪〔九〕，甘心瞑目〔一〇〕。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〔一一〕，灌夫之橫怒求地〔一二〕，遊俠〔一三〕之徒，非君子之所爲也。如有逆亂之行，得罪〔一四〕於君親者，又不足卹焉〔一五〕。親友之迫危難也，家財己力，當無所吝；若橫生圖計，無理請謁〔一六〕，非吾教也。墨翟之徒，世謂熱腹，楊朱之侶，世謂冷腸；腸不可冷，腹不可熱〔一七〕，當以仁義爲節文〔一八〕爾。

〔一〕趙曠明曰：「王子晉，周靈王之太子也。周語下：『佐離者嘗焉，佐鬪者傷焉。』離與饔通。」

器案：淮南子說林：「佐祭者得嘗，救鬪者得傷。」（又見文子上德篇）亦本王子晉語。意林

引唐子：「佐鬪者傷，預事者亡。」

〔三〕永樂大典六六二引「預」作「豫」。

〔三〕合璧事類續五一「欲」作「與」，類說、永樂大典仍作「欲」。

〔四〕趙曦明曰：「魏志邴原傳：『原與同郡劉政，俱有勇略雄氣，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，政窘急往投原。』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：『政投原曰：「窮鳥入懷。」原曰：「安知斯懷之可入邪？」』」

〔五〕趙曦明曰：「史記伍子胥傳：『伍子胥者，楚人也，名員。奔吳，追者在後。有一漁父乘船，知伍胥之急，乃渡伍胥。』」盧文弨曰：「員音云。」

〔六〕趙曦明曰：「史記季布傳：『季布者，楚人也。爲氣任俠，有名於楚。項籍使將兵，數窘漢王。及項羽滅，高祖購布千金。布匿濮陽周氏，周氏獻計，髡鉗布，衣褐衣，置廣柳車中，之魯朱家所賣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買而置之田，誠其子，與同食。』」盧文弨曰：「史記集解：『服虔曰：「東郡謂廣轍車爲廣柳車。」鄧展曰：「喪車也。」李奇曰：「大隆穹也。」瓊曰：「今運轉大車是也。』」索隱：「禮曰：「設柳翫。」鄭康成注周禮云：「柳，聚也，諸飾所聚。」則是喪車稱柳。」

〔七〕趙曦明曰：「後漢書黨錮傳：『張儉，字元節，山陽高平人。』孔融傳：『融，字文舉，魯國人，孔子二十世孫也。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惡，刊章捕儉。儉與融兄褒有舊，亡抵褒，不